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二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楘

謄録監生臣張　恒

春秋辯義卷二十八

明 卓爾康 撰

哀公一

丁未○敬王三十六年

元年○晉定十八齊景五十四衛靈四十一蔡昭二十五鄭聲七曹陽八陳閔八杞僖十二宋景二十三秦惠七楚昭二十七吳夫差二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報栢舉也蔡於是請遷於吳

王樵氏曰按蔡人男女以辨則是降也使疆於江汝之間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滅不言入陳嘗縣之矣而不書曰滅入不言圍鄭入自皇門至於逵路矣而但書曰圍凡以存中國不使楚人盡其虐而滿其辭也胡康侯謂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壊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至是報之而春秋書之

畧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之事可恕也噫比亦大失春秋之㫖矣入郢者吳也壞祖廟徙陳器撻其父之墓處其宮而欲妻其母者又吳也不能報吳而釋憾於蔡楚既可笑矣乃春秋亦從而成之謂蔡宜得報而楚之復讐為可恕不亦悖乎且誘殺蔡侯般而滅其國用隠太子於岡山以一裘之故拘昭侯於南郢數年而後歸蔡之讐楚豈下於入郢乃以復讐恕之孰謂春秋有是法哉康侯之言為宋主不復國

讐而發然楚蔡之事與後世不同康侯欵勸世主以復讐而反怨楚人之遷書義則踈矣

杜氏曰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侯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

經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穀有角字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秋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

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師及齊衛伐晉則何以不書師為內諱伐盟主也陳

氏傳曰伐夷儀不書書次五氏伐河內不書書次垂

葭公會齊衛於牽師狄師襲晉戰於絳中猶不書諸

侯之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於是而後書春秋

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

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傳文止載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上下不及魯疑有闕文豈傳亦諱魯耶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左傳冬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季氏曰何忌當孔子用魯時觀其盡力於公室多合禮義及孔子去魯比年遂伐邾六年復伐强家擅兵

貪利不能以禮義自克其習非一日矣何忌亦無能

改於其德昔之學於仲尼者何如哉

戊申〇敬王二十七年

二年〇晉定十九齊景五十五衛靈四十二卒蔡昭二

十六鄭聲八曹陽九陳閔九杞僖十三宋景二十四

秦惠八楚昭二十三吳夫差三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

左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胡傳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季孫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葢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

孔氏曰既取其田慮後悔競故共盟以要之伐則三卿盟唯二卿者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三人伐二人盟穀梁謂各盟其得而胡氏遂以為季氏歸二家而不取趙企明曰勢在季氏季氏不往則勢不徒行故伐邾取田非季氏不可得信於邾子邾既屈則信已著故句繹之盟季氏所不必與强者已親之以示威屈者已辭之以避辱則信乎季氏之强而不可制也或曰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叔

孫之郈在魯西鄗仲孫之成在魯北鄗相去邾田為遠懼季孫之强而邾田卒歸於彼也故叔仲二家獨與邾子盟皆非也惟季氏不屑與邾盟之説近是郝仲輿曰季孫不盟志未厭也明年遂復圍邾熊過氏曰漷東沂西田在繹山東南蓋邾城在繹山陽即今鄒縣地近季氏費邑句繹繹山之曲也

書盟止此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劉氏曰江熙曰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世子稱蒯聵為世子則靈公不命輒然則從王父之言榖梁傳失之其說是矣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聵出入稱世子正其名也其言納於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黄正憲氏曰按蒯聵出奔原非其罪

雖有戲陽速之言其所謂顧乃殺之者意必欲殺其私人非欲殺夫人也速誤認之耳故曰速禍余稱世子見未絶於先君也况靈公臨終欲立子郢未嘗言及孫輒輒之立乃出於郢口而擅成於國人者何以奉先公而服天下乎藉第令靈公遺命立輒輒猶當迎父歸國讓位於父不得已則以國養可也乃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孔子正名而書曰納衛世子蒯聵於戚不特罪輒亦罪一國之人也糓梁氏乃云弗

受以尊王父則反常拂經啓天下後世父子攘奪之禍者必斯言矣

章貢李氏曰樂正氏記蒯聵謚曰孝公葢蒯聵本無害母之謀奔愬南子之母家宋人爲之辨而納之於晉晉人以大義而納之於戚孔子亦知其非不孝之人而就公養之仕故其卒也衛人原其心而謚之以孝左氏乃謂蒯聵謚莊公非也莊公者武公之子揚也豈十世之孫上同十世祖之謚乎或曰出公亦非

出不可謚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於戚甲戌將戰登鐵上鄭師大敗

李氏曰按左氏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鐵如此則是鄭人為齊致粟於范氏也夫鄭雖與齊合黨盟鹹然安甫一會之後鄭

亦不與齊通觀鄭罕達伐宋而齊不知宋皇瑗侵鄭而齊不救則可見矣且齊苟有粟欲輸范氏何不遣兵逕致朝歌主衛以為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耶蓋鄭本叛晉幸其有范中行之亂或將以兵助二逆而趙鞅者范中行之仇也聞有鄭師則邀擊而敗之耳鄭不量力而欲與霸國爭雄且以黨叛名其敗宜矣鐵公作粟今開州有鐵丘即此

鐵衛地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畏楚也是為下蔡在今鳳陽府壽州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

杜元凱曰元年蔡請遷於吳中悔故吳人因聘襲之

蔡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為之也

季氏曰州來本楚屬國而為吳所滅則吳邑蔡欲恃吳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為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吳人襲蔡亦不當以自遷為文矣公子駟必主議不遷者

姚舜牧氏曰蔡初不自量受命於楚而背楚既不自安請遷於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為解其何以令一國哉經書蔡遷於州來不與其能遷也書殺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書遷止此

巳酉○敬王二十八年

三年○晉定二十齊景五十六衛出公輒元年蔡昭二十七鄭聲九曹陽十陳閔十杞僖十四宋景二十五秦惠九卒楚昭二十四吳夫差四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公羊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

家事辭王事其説大悖

趙子常曰戚衛邑也齊大夫主兵以圍衛邑而不繫之衛何也修春秋之特筆也時衛世子蒯聵在戚輒據國以拒父而齊卿至爲出師助衛人圍之則是齊人助子圍父也昔者楚取宋彭城以居宋之叛臣晉爲宋合諸侯之師以圍之其圍也雖有宋人猶必繫彭城於宋晉取鄭虎牢以復鄭而鄭不服諸侯以伯令戍之猶必繫虎牢於鄭此以齊卿主兵乃獨不繫

戚於衛者以蒯聵在戚而輒不當有國父不可圍齊人不當黨逆故也是故蒯聵出入皆稱世子雖魯史舊文夫子實因之以正名而於圍戚特不繫衛以異之也或曰不繫衛者上已書納蒯聵於戚矣此不復詳也

高抑崇曰齊與晉為仇若蒯聵入則從晉矣此齊所以助輒也許翰氏曰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命於諸侯君子

是以知齊之不足以伯矣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僖宮曷為不毁孫莘老曰桓公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非禮矣劉侍讀曰三家者出於桓立於僖以是為悦者也夫子聞之曰其桓僖乎若曰兩宮固當就毁而不毁若有災也者惟桓僖可以當之葢决其情

而疑其詞也其言之而中則偶然爾

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家語記孔子在齊聞周宣王廟災曰此必僖王之廟今考景王之時上距僖王已八世僖王在位日淺亦無功德可稱其廟亦在當毁故天災及之與魯桓僖之廟災無以異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鄅國為邾所取者今魯逼邾而城啓陽不書邾者不與邾之滅鄅也熊氏曰魯人習瀕水沂西之利二卿帥師脇邾而城焉恐其爭耳非邾邑故不繫邾杜氏曰魯懼晉故比年四城趙企明因言晉越齊衛而後至魯魯何虞而備晉啓陽在今沂州地近邾元年取邾田疑邾伐我故備之以地證事趙疑若得矣然繼是伐之者二城迫之者一未聞邾一報也已而

遂入邾以邾子益來矣魯何疑於邾之伐哉企明僅得其一耳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許氏之論魯然乎哉

季氏曰啓陽漢避景帝諱改為開陽汪克寛氏曰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臨沂即今沂州也按水經開陽在祊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於邾然則啓陽者鄅之别名如虢之為下陽荆之為楚然非邑也其地在邾之東鄙

今沂州南也然祊之西北為費則近於費而季氏之所欲也是時魯方討邾既取漷東沂西之田則邾人不得不以啓陽讓魯矣故城之然猶懼其有變也故二卿帥師並出而以兵威脇焉季氏以叔孫附已故與同城而啓陽之地則實季孫得之矣

啓公作開

宋樂髡帥師伐曹

季氏曰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方有亂故且

從齊盟洮而未暇致討今聞齊景公之耄而怠無畏於齊而修曹之怨樂髡之師宋景志也曹陽背晉故晉不救自是渡於奔命身為虜囚尚誰懟哉

高氏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薛士龍曰討樂大心之亂也黄正憲氏曰按髡樂喜之裔定十一年春樂大心自曹入蕭以叛故伐之以修舊怨薛氏謂討大心之亂則是時大心已不在曹况髡與心同族宋景雖昏庸亦未必誤遣之也卓子曰樂大心已不在曹其

𢘓固在也宋安得不伐𠑽與心同族然瑾亮同生一在吳一在蜀吳蜀不交兵乎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熊過氏曰凡放者君與大夫咸與焉稱國胥甲父是也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則稱人李亷以為稱人者放其罪焉杜註以獵為公子駟之黨則是不主於遷非得罪國人者杜必有誤矣明年而公孫翩之亂辰

姓霍皆公孫也豈獨放吴故其黨乘蔡侯如吴而遂
甘心於一報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孫已卒二氏恐邾生心故復圍之明德廷善謂李
氏欲并收二家之說故圍邾責其背句繹之盟太曲
矣
左傳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

庚戌〇敬王二十九年

四年〇晉定二十一齊景五十七衛出二蔡昭二十八

弑鄭聲十曹陽十一陳閔十一杞僖十五宋景二十

六秦悼公元年楚昭二十五吳夫差五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

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

之鍇後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

射之中肘𨓜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

盱

殺蔡侯者諸大夫也特以公孫翩下手耳經宜書主名不然亦宜如密州之法不曰莒則曰莒人今何以盜書蔡昭既以國遷又迫於吳國人不欲遷吳公孫翩因衆心之怨從而殺之國亂無道故以盜殺而不以國殺文之𨓜不書

詹萊氏曰盜者微乎微不可以姓名通者也何以能

弑君蔡昭不道無恩於其公族若駟也者若攏也者俱見殺是以人得而賊之也抑二公子之黨與不稱君盜不得以君君也或謂君弑而辰也奔姓與霍也殺其與聞乎故者與非然也奔者避亂者也殺者被亂者也不得執節則有之矣曷知之書弑君者未有先隱而後名者也

傳恐其又遷也承諸傳曲解不知此古文語法如曰誰與哭者耳已見韻會承字註云承漢縣名在東海

杜預音懲楚言也左傳蔡昭侯將如吴恐其又遷孫翩以衆人之意而射之此雖無關經旨然傳語不通處一朝洗出爲之快然

申石經作鄵瀧甫曰豐氏曰按蔡文公名申卒於宣十七年者是也昭公文公之曾孫也豈同其曾祖之諱乎當以石經爲正

二月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弑

蔡公孫辰出奔吴

陳氏傳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於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弒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與聞乎弒矣

左氏謂文之鍇射殺公孫翩逐公孫辰殺公孫姓公孫盱則弒賊既已討矣辰等不論其盜賊與否聞弒與否而坐視國君被難自不能逃其罪而昭侯方密事吳故懼吳之討而奔以說之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宋以小邾事魯而執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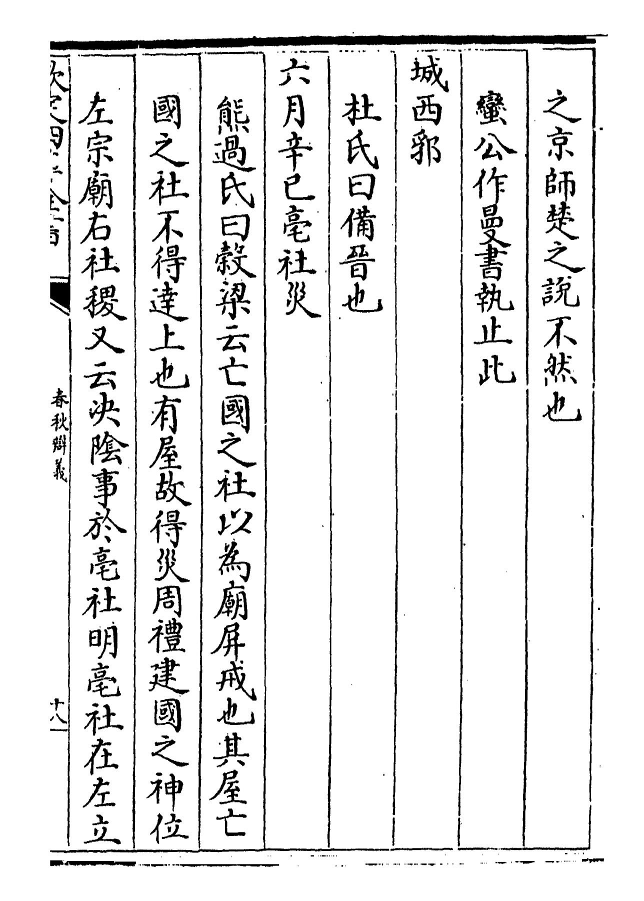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胡傳文公執曹伯畀宋人今云歸於楚者京師楚也

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蠻為楚所圍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楚起二師以索赤

晉安得不與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



之京師楚之說不然也

欒公作晏書執止此

城西郛

杜氏曰備晉也

六月辛巳亳社災

熊過氏曰穀梁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

國之社不得達上也有屋故得災周禮建國之神位

左宗廟右社稷又云決陰事於亳社明亳社在左立

於廟門之外以為屏蔽與國社不同故左氏述季友
間於兩社為公室輔
亳公作蒲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於定哀之際録蔡昭尤詳者
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拔於楚
陵遲至於標季而昭公乃毅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

會卒能以吴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於楚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為之數見於經也使昭公出於晉悼之世其功烈當何如哉

葬滕頃公

左傳秋七月齊衛救范氏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十二月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辛亥〇敬王三十年

五年○晉定二十二齊景五十八卒衛出三蔡成公朔元年鄭聲十一曹陽十二陳閔十二杞僖十六宋景二十七秦悼二楚昭二十六吳夫差六

春城毗

備晉也

毗公作比又作芘

夏齊侯伐宋

王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邾

子欲爭伯也故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栢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是時齊與晉爭伯而中國諸侯堅於黨齊者衛鄭耳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仇衛故庇之鞅度齊兵力強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猝動於是計納蒯聵以為衛主是將制其心腹掣其肘腋一舉而兩得耳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公

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

景公在位五十八年范純夫曰治愈久政愈弊德彌

退者也

杵公作處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趙子常曰葬節以月斷合數閏故書閏月也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此閏月明矣不書閏者喪事以年斷則不數閏也

熊過氏曰按長歷是年閏十月也公穀謂不正其閏劉原父曰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葬之為事以月斷故以公穀為非然九月至此僅三月耳恭以非分而立故速葬也

王樵氏曰按成六年穀梁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穀梁之意以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與公羊不同公羊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以月斷則得數閏是以葬亦數閏以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亦數月故也如穀梁之說是此葬齊景公自九月併理閏月為三月而葬失喪事不數之義春秋譏之故曰不正其閏也

壬子〇敬王三十一年

六年〇晉定二十三齊安孺子荼元年弑衛出四蔡成

二鄭聲十二曹陽十三陳閔十三杞僖十七宋景二

十八秦悼三楚昭二十七卒吳夫差七

春城邾瑕

李氏曰瑕邾邑也故繫之邾按後漢志任城亢父註

縣北有邾瑕城今考亢父在濟寧州南六十里當近

泗水其東則漆閭丘之地也邾瑕謂之瑕必與魯負

瑕連界而得名負瑕即瑕丘葢在今兖州府滋陽縣東南界上而郰瑕在其南豈漢時割入亢父耶汪克寬氏曰郰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郰以别之高閌氏曰瑕郰邑魯未嘗取於郰而遽城之見魯之迫郰也然則杜元凱以為備晉者非矣

瑕公作葭書城止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治范氏之亂也

杜元凱曰四年鮮虞納荀寅於栢人故

吳伐陳

左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逆滑曰晉盟主也以晉辭吳若何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侵陳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荼之立陳乞不與故乞先搆二子與諸大夫成釁遂帥甲入室逐之國高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

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逃葢國高奔而乞之弑械成矣

叔還會吳于柤

或謂吳伐陳魯懼兵之及我故叔還往會之未必然吳方强大一介往來言結於好然觀後伐邾而邾人奔告於吳則魯是時將有伐邾之謀先為會吳之舉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郝仲輿曰楚昭王經喪敗之後改紀其政孔子去魯司寇將往焉陳蔡人阻之王興師迎之欲封以書社地七百子西不可昭王遂卒嗟夫天欲平治天下則子西之說不行而昭王不蚤死矣儒者强謂春秋擯楚何居

齊陽生入于齊

書齊陽生入於齊上文無所蒙下不言歸不言齊陽生將不知其為何國公子也非以其當有國而繫之

齊也爭國者多不書公子方爭為君不必言公子也
陸粲氏曰陽生曷為繫之齊徒言陽生入而已矣則
未知其為齊之陽生也故繫以國若曰此齊侯之子
也云爾如景公之廢長立少以啓亂雖書齊未足以
見其罪也然則鄭突曹赤何以不繫國乎書歸於鄭
而知其鄭人矣書歸於曹而知其曹人矣歸者歸其
本國也入則疑於異國焉故詳著之

齊陳乞弒其君荼

穀梁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
已受命矣陽生入使朱毛殺荼耳陳乞不對而泣宜
若無罪者春秋歸獄於乞者何葢國夏髙張受先君
之命而立荼者也而乞逐之陽生荼之惡也而乞立
之鬻姒荼之母也而乞去之王甲江說王豹荼之黨
也而乞殺且拘之荼其能自存乎乞雖不弑荼而荼
之死由於乞矣不對而泣其誰信之

荼公作舍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季氏曰前三年何忌已與州仇並將圍邾意邾田之利仲孫氏所獲不及二家而邾方恃齊事魯多闕故何忌以為名而伐之此亦不然意邾未定故復伐之至於伐者或三人或一人則因其時勢緩急難易耳

宋向巢帥師伐曹

癸丑〇敬王三十二年

七年〇晉定二十四齊悼公陽生元年衛出五蔡成三

鄭聲十三曹陽十四陳閔十四杞僖十八宋景二十九秦悼四楚惠王章元年吴夫差八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傳鄭叛晉故也

宋景公罷任向魋故致五卿叛亂乃不知自反而督過於所奔之國去冬伐曹今春伐鄭以報罕達老丘之役疲民以逞欲何為哉豈謂晉伯既衰齊景復歿故妄意圖伯蹈祖襄之故智耶左氏謂其為晉討鄭

誤矣瑗戴公子皇父之後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傳衛不服也

趙鞅兩伐無功故以曼多為帥而侵之其興師之意以納蒯聵為主蒯聵入則德晉無貳可以攜齊衛之交而減朝歌之憒耳且正名於衛題目甚大也

夏公會吴於鄫

季氏曰鄫近邾吴夫差至此必畧地也故公親往會

之然邾亦吴之與也會吴甫罷而即伐之此邾人之所以奔告於吴而魯遂被伐歟

鄫公作繒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國獲君大事也三家固必强公使往公實在行自當書公且春秋亦不欲盡以其權諉之三家也薛士龍曰伐邾本三家之謀而公親之不得已也公内迫於三家歸過於公也王經世曰獲則三家享其利討

則公獨受其惡二說得其情矣春秋内辭國不書滅大夫不言殺蘇子繇曰其不書滅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吴明年吴為之伐魯復邾子故此亦一說也杜元凱曰他國言歸於魯言來内外之辭也自公羊强作入不言伐之例於此伐邾入邾而不能通也則曰伐内辭也若使他人然夫初秋伐之八月入之理當並書何取于内辭乎遜其辭而不隱其實故但言入邾若使他人豈所謂不隱乎入邾使若他

人以邾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穀梁不知內外辭之

法而曰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夫外曰以歸內曰

以來內外之別耳春秋豈以一眚遂外其父母之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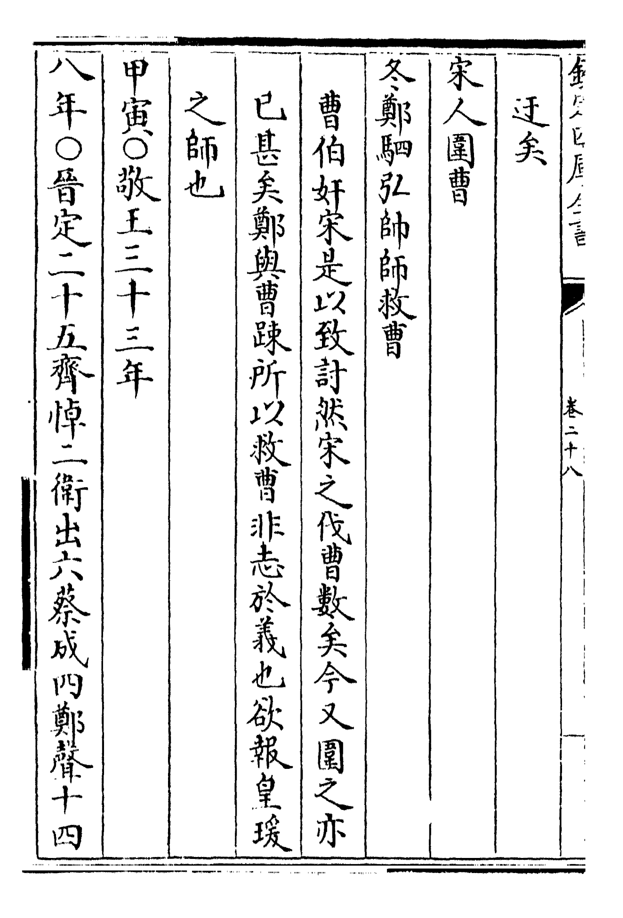
哉故曰伐邾自是秋初事入邾自是八月事兩在行

耳王樵氏不得其說乃曰先言公伐邾下但言入邾

猶為遜其辭耳遜其辭而不隱其實聖人待父母國

之道也此何以說哉至胡氏謂書以邾子來而不諱

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其義



迂矣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曹伯好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亦已甚矣鄭與曹踈所以救曹非志於義也欲報皇瑗之師也

甲寅○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晉定二十五齊悼二衛出六蔡成四鄭聲十四

曹陽十五國亡陳閔十五杞僖十九卒宋景三十秦
悼五楚惠二吳夫差九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熊過氏曰經書入傳曰滅經書歸傳曰殺凡不有其
地曰入入輕於滅歸輕於殺春秋之恒辭也聖人豈
舍重而録其輕哉此左氏之誣元凱葢癖而黨之乃
曰宋公既還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滅非本志故
以入告非也馬遷世家亦言宋滅曹葢襲左氏之誤

據曹陽歸宋在敬王甲寅至丙申去孟子去齊已一百八十三年而趙臺卿註曹交曹君之弟臺卿博學必有所據孫奭失考實耳交未必陽弟則當孟子時必有曹君豈國實未滅耶曹始從齊桓為北杏之會以府宋怨其後齊桓進曹與會盟嘗抑諸莒許之下以謝宋耳終春秋會列因仍不改然自僖十五年至宣三年三十九年耳宋之圍伐者三自哀三年至八年圍伐而遂滅凡加兵者四嗚呼諸侯之無伯也害

哉熊氏之辯析矣然亦不知滅字之義故為此多言耳若知滅義則言滅者必非殄滅無遺之謂何礙於曹交之時曹尚不亡乎左氏曰君死曰滅固已得其義矣況經原無滅曹之文當時止有入曹耳又何害焉

林氏曰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删詩也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吳伐我

左傳吳為邾故伐魯

蘇子繇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言公諱之也

前年吳伐陳今年伐我吳畧地而入中原勢駸駸盛矣左氏所載獨孟懿子與景伯謀及其事而叔孫若罔聞知所謂利則歸已禍則歸君者歟夫公山不狃叛亡因虜猶能折叔孫輒之對觀其言亦若繫心中國

者何叔季反不若斯人耶

書伐我始此

夏齊人取讙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

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孫明復曰邾子益齊甥也二

説公羊孫氏是

讙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魯之封内地也屬

寧陽縣有剛城屯即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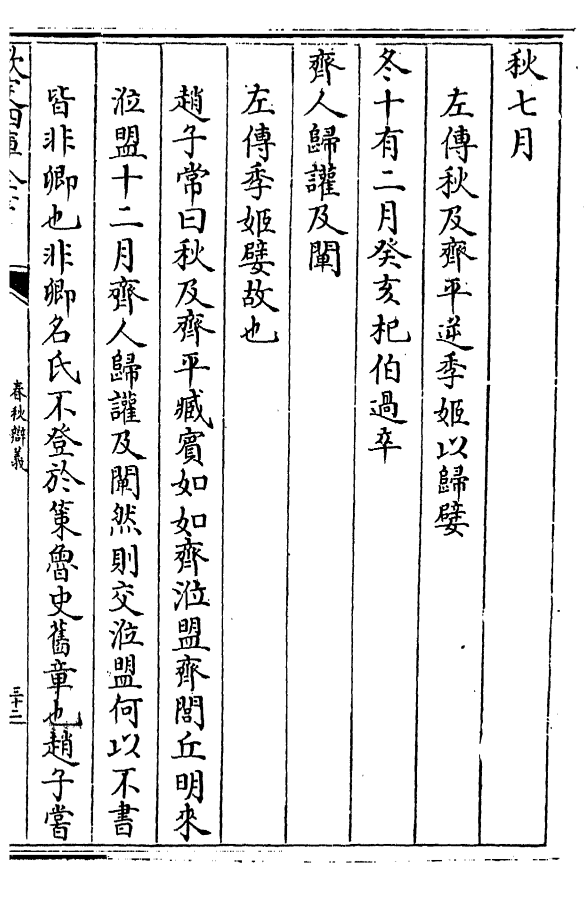
闡公作僤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

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

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左傳秋及齊平逆季姬以歸嬖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左傳季姬嬖故也

趙子常曰秋及齊平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然則交涖盟何以不書皆非卿也非卿名氏不登於策魯史舊章也趙子常

曰齊惠以宣公事齊之專故還所賂之田公在齊受之故言歸我齊悼以魯入邾以邾子益歸故取二邑至是魯歸邾子益及齊平齊魯交遣人涖盟而歸二邑於魯無專使故亦言歸而已或生他義者非

春秋辯義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瑾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張恒

春秋辯義卷二十九

明 卓爾康 撰

哀公二

乙卯○敬王三十四年

九年○晉定三十六齊悼三衛出七蔡成五鄭聲十五陳閔十六杞閔公維元年宋景三十一秦悼六楚惠三吳夫差十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左傳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吴吴子曰昔歲寡人聞
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
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穀梁取易辭以師而易取鄭病矣鄭自定十五年罕
達伐宋至又以達嬖許瑕之故欲取邑於宋以與之
不義甚矣然至設覆而悉俘之則豈已怨之道哉

姚舜牧氏曰自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後未見有書取者此書宋皇瑗取鄭師於雍丘後書鄭罕達取宋師於嵒葢甚其譎惡其盡著其罪之不容誅也

雍丘今杞縣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即吴故也

秋宋公伐鄭

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興伯前年以曹伯陽歸而齊晉

不加討則其志益驕且皇瑗又盡俘許瑕之師則視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鄭非弱國豈肯遂為臣虜連年侵伐不能得志於鄭而喪師於嵒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

冬十月

左傳冬十月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丙辰○敬王三十五年

十年〇晉定二十七齊悼四卒衛出八蔡成六鄭聲十六陳閔十七杞閔二宋景三十二秦悼七楚惠四吴夫差十一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邾子益嘗為魯囚何以又來奔邪蓋邾又見迫於齊也齊為邾故與魯為仇及邾益歸而讙闡復則齊又責報於邾故又來奔魯終非所安故又奔齊

公會吳伐齊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鄎

熊過氏曰據傳吳子使來儆師伐齊然吳遠於齊間魯而後至魯弱不敢及吳尊吳為主故不書及而書

會吳之患及於中夏魯為之也

左傳有邾子郯子不書杜氏曰兵并屬吳不列於諸

侯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齊人弑悼公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當時以吳師在齊而公卒遂以為弑爾與鄭伯髡頑同

熊過氏曰自左氏以為齊人弑悼公而胡子遂以為悼公變而克正故書卒以沒其見弑不忍以無道之民加中國之君然卒而書日無以起問者見情實元凱直云從赴則亦必隱情以赴魯人無從知之雖魯使在行亦必莫察也左氏何由察之而春秋又不以微文見意耶既云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似衷有

喪者然必齊人敗海道之舟吴師乃還情文不侔益左氏之誣也且魯吴邾郯之師不强於齊頓兵於郎尚未入國齊何所憚而遽弒其君哉

趙子常曰陽生亦弒而書薨者國人諱弒既以卒赴自宜以禮成喪也外弒書卒者三陽生與鄭伯髠頑楚子麇也魯史承赴而書辟不敏也夫子因而不革存策書之大體也後之作傳者於齊鄭二君之卒則曰不使臣加乎君是代為之諱也於楚子書卒而不

通則曰申之會十三國諸侯在焉恐貽後世之譏故不革其偽赴者為之諱也説經若是聖人之志荒矣郝仲輿曰傳謂齊人殺陽生以説於吴嗟乎陽生死已晚矣積惡滅身豈曰不宜然則何不書弒君齊人以卒赴也猶鄭髡頑楚郟敖疑則傳疑聖人之慎重也聖人不樂聞世有亂事見世有亂人故君父之弒囁嚅不忍出口弒逆之事踟躕似不欲言聖人之仁也之所謂不忍加中國之君者要皆迂濶之言未可

以為定論也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伯之衰雖由於君臣不令吳楚日強然中國諸侯所以背晉者實齊啓之也况范中行氏乃趙鞅深仇齊又帥鄭衛黨援之則鞅之欲甘心於齊久矣今悼公既歿國事劻勷彼方幸其釁之可乘又惡知伐喪之不可哉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則彄固蒯聵之黨也蒯聵猶在戚今乃托齊歸衛從輒而背蒯聵從於不義矣後十四年蒯聵復國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夷公作寅

秋葬薛惠公

左傳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

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

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杜氏曰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

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

至今葢九十餘

黄正憲氏曰按陳本堅於從楚者六年吴伐陳而楚不救則陳必背楚從吴矣故楚伐吴救自然之勢也春秋亦直書其事耳胡康侯謂救在夷狄則罪中國張氏謂楚近于中國故免其舉號之稱吴雖有小善必以國舉示貶也俱非正論

陳氏傅曰自魯救晉凡救皆不書矣鄭救曹則中國

無伯諸侯自相救也中國無伯諸侯自相救春秋憫焉而特書之吳救陳諸夏幾於亡矣春秋之所甚懼也六年吳伐陳九年楚伐陳今年復伐陳吳救陳十三年楚伐陳非救者善而伐者不善也葢傷中國衰微而楚吳爭諸侯也

丁巳○敬王三十六年

十有一年○晉定二十八齊簡公壬元年衛出九蔡成七鄭聲十七陳閔十八杞閔三宋景三十三秦悼八

楚惠五吳夫差十二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春齊為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二子之不欲戰宜政在季氏矣冉求帥左師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孟孺子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公為與嬖僮汪錡乘皆死

汪氏曰高郵孫氏謂春秋之始内魯而外諸夏故魯為他國所侵伐必曰某鄙哀公之經再書伐我同魯於諸侯竊以為春秋詳内而畧外故外之侵伐止書國而魯書四鄙非尊魯而卑諸侯也此書伐我不言地比於兵加國都之例所以貶之也然傳載老幼守宫次於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於郊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則齊師逼廹於魯之國都矣杜謂曰直曰伐我見其以國言之也然則國書之伐與伐他國

異矣

書伐我止此

王樵氏曰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至於涉泗則兵實加國都在城下矣故直言伐我無他說也然公欽處父謂隳成齊人必至於北門是前此無兵及近郊者今年齊師在清冉有請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不可居封疆之間不可一子師師背城而戰孟氏始黽勉以右師從從而又後戰而先奔徹冉

有在左師則魯事敗矣季氏當權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同力前之吴師後之齊師召之而來傳國都而止故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傷之也

郝仲輿曰報去年八月吴伐齊之役也君子曰齊未嘗負魯也邾子復則讙闡歸矣與魯盟則吴人辭矣魯何為又為吴伐之書伐我齊直也故亦不書鄙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

大器國人逐之故出

熊過氏曰凡例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於一國之故而後書轅頗之奔在楚伐陳吴救陳之後其必志本向楚而與衆有不合者乎趙企明不信左氏賦封田之事有繇然矣

轅公作袁

五月公會吴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吴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吴子伐齊

魯會吴伐齊應當言魯及然有吴主兵非例也吴為蠻夷又不可及人故書法如此趙子嘗曰於是將戰吴子呼叔孫賜之甲劍鈹則魯與戰矣其不以與戰之辭言之何也諸侯以兵屬吳楚皆不序也然上言公會吴伐齊則不言可知矣

書戰書獲止此齊魯交兵亦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熊過氏曰齊即太叔疾儀之孫申之子也前年公孟彄自齊歸於衛今世叔齊出奔宋一出一入其黨有不能相容者矣齊適宋即臣向魋則必悖逆之臣其奔不為無罪矣左氏載孔姞事得其一耳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

十有二年○晉定二十九齊簡二衛出十蔡成八鄭聲

十八陳閔十九杞閔四宋景三十四秦悼九楚惠六

吴夫差十三

春用田賦

何休氏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用田賦

言以田為率也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

之禮稅民田不過什一軍賦十六井不過一乘哀公

外慕強吴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也杜元凱曰一丘

十六井丘賦之法因其土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是

常賦之法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用田賦也鄭康成曰見古者不以田為賦而今用田為賦也

陳君舉曰以丘賦為未足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春秋之季魯亦行之矣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李廉氏曰田賦之說杜氏以為兵賦之法因其田財

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則是一丘出馬二匹牛六頭也范氏注穀梁同之然杜氏於作丘甲條内已曰今魯使丘出甸賦是一丘十六井已出馬四匹牛十二頭矣安得復以為出馬一匹牛三頭乎比其前後自相戾也况家財有無難均何得別之大率古者田出租里出賦葢收區域之征以備馬牛車乘觀左傳所載多臨事始授甲出車則馬牛車乘官以賦里之入素具可知司馬法所謂

甸出一乘者出一乘之人耳何氏說近之陳氏非是

熊過氏曰賦者斂錢之名據傳仲尼曰以丘亦足矣

則周制以丘賦今改用田賦論丘賦者主夫家論田

賦者主田畒故鄭康成曰古者不以田為賦是也葢

賦者兵賦用田賦是計田以賦矣力役之征宜出夫

家夫家謂之丘田征粟米而已魯以稅畒井田盡廢

豪强兼并夫家不保其居丘甸數損故用田以賦若

漢斂民財以田為率葢不復論丁中矣周制歲時登

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豈有以田為賦者哉杜元凱言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二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不知古法田與夫家本別授田有法本無甚貧甚富之家不以財為準也魯用田賦則不論夫家其田既出粟米又出力役今又供軍需是為重耳國語賦里以入止是布縷之征又曰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征之益害道矣竊

詳孔子丘足之意必改三家四分之制而一切兼皆
還之古然後力役可責夫家其牛馬車乘之費輔以
漆林之稅非茍然也古之獻民數者其意深哉今之
言治者主糧而棄丁不論觀此可知矣
王經世曰賦之本義專為出軍計丘而出兵車賦之
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
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戈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
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畆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

事强吳事充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葢托以軍用加歛於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畆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畆矣稅畆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熊過氏曰禮坊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然論語曰吳孟子猶存國可以起問今直書孟子則真若宋女内大悪諱也此昭公夫人也或

者以為妾夫强吳之女魯人敢妾之耶吳幼清曰不以夫人之禮喪之也昭公君且逐之而葬不備況夫人乎

公會吳于槖皐

吳子將求諸侯故有是會以公嘗同伐齊又與晉會也是以明年黃池之會惟三國爾

槖皐今廬州府東北廢梁縣界古淮南逡遒縣吳地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吳欲圖伯故魯為致二國於其地傳言吳徵會於衛然經不書吳人與會於事理未然也左氏初衛殺吳行人且姚然記宰嚭藩衛之辭止言衛侯來緩不問且姚之死則原無其事矣然則謂吳子與會二事果有之乎灌甫曰齊庇衛輒我屢伐齊輒方懼討而叔齊之奔宋疑其有謀乃合二國之君與大夫會鄖以求免也輒竊國拒父而魯宋會之以安其位皆黨逆

也是也

熊過氏曰鄖今揚州府泰州古海陵界吳地也

鄖公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喦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五年鄭人為之城喦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喦十二月鄭罕達救喦丙

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杜元凱曰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歳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九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至明年復十二月螽實亦十一月也趙鵬飛曰春秋書螽十有八皆在夏秋獨哀公之世再書螽皆在閉蟄之後比恒燠之證也燠而螽生災異两興也

范守己氏曰季孫聞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

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夫周之十二月今十月也十月豈猶有𧕚乎火猶西流則為今之八月矣司歷者再失閏故以建酉之月為歲終敬授民時之義何在哉故書以譏

己未○敬王三十八年

十有三年○晉定三十齊簡三衛出十一蔡成九鄭聲十九陳閔二十杞閔五宋景三十五秦悼十楚惠七吳夫差十四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灌甫曰宋鄭怨已十三年雖造端由於罕達然宋自

九年皇瑗取鄭師之後宋公宋人兩伐鄭亦可以釋

憾矣而向巢之師復起何耶故是年鄭亦取宋師於

嵒彼以讒來我以讒報耳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吴夫差於黄池七月辛

丑盟吳晉爭先乃先晉人乃歸

趙子常曰夷狄舉號君臣同辭故柤之會書會吳傳以為壽夢也此其稱吳子何始接以諸侯之禮也吳僭王猾夏其與諸侯交接往往禮文不典是以中國之君皆自為會而後殊會之故雖吾君之大夫與之特會亦一切以號舉而已黃池之會晉吳兩主之然其盟而爭先歃也卒先晉人又子服景伯對吳人之辭有曰執事以伯召諸侯盍吳至是始竊侯伯之禮

以與諸侯接而魯史亦假子爵以稱之也此盟矣何以不書單平公與會矣何以不志陳氏傳曰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主之辭而春秋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單平公不書不忍書也

經書會而傳稱盟吳勢憑陵觀司馬寅子服景伯之言先吳可知經書會不書盟者會則從我而言可以書我盟以徵實位序有列神明要之先後不得亂也

諱先吴故盟不書

書會止此

王氏曰黄池或以為在衛或以為在晉或以為在宋在鄭據杜預所釋陳留封丘縣南地近濟則在鄭衛之境而晉嘗有之也

黄池今開封府封丘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吴

秋公至自會

郝仲輿曰是時三桓專魯哀公幼昏每書公尊君也哀以前國有長君每書臣誌專也是故春秋有義無例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覇國侵伐止此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范守己氏曰十有一月今九月失閏則為八月矣八月日在壽星之次平旦東方則鶉尾也孛星見鶉尾白公亂楚之兆見矣不曰鶉尾而曰東方識司星之不明分野也

盜殺陳夏區夫

季氏曰夏區夫陳卿葢夏齧之後必主於從吳而不欲從楚者也盜者刺客之名葢楚使人刺之

區公作彄

十有一月螽

左傳冬吳及越平

王仲厚曰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以是終焉

范守己氏曰仍不置閏司曆者之罪大矣

庚申○敬王三十九年

十有四年○晉定三十一齊簡四衛出十二蔡成十鄭

聲二十陳閔二十一杞閔六宋景三十六秦悼十一

楚惠八吳夫差十五

春西狩獲麟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歐陽公曰吾不知也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

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嘗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曰然則始終無義乎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衆說之亂春秋者也灌甫曰獲麟紀異也三傳訓釋不同治左氏者以為春秋感麟而作文止於所起治

公穀者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而麟至睦㮚按史記敬王三十九年春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以是知麟出於前經修於後致瑞之說無足據矣

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概出非其時是不祥此數言足以破千古之疑足以正千古之謬

今兖州府嘉祥縣本鉅野澤地世傳獲麟即此

春秋辯義卷二十九

春秋辯義卷三十

明 卓爾康 撰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於舒州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

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他日與之言政悅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遂告陳氏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公執戈將擊之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適豐丘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

此

子我即闕止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竪出奔楚

宋向魋入於曹以叛

左傳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

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

將𢓜余請即救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

伐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

莒子狂卒

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齊人弒其君壬於舒州

左傳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

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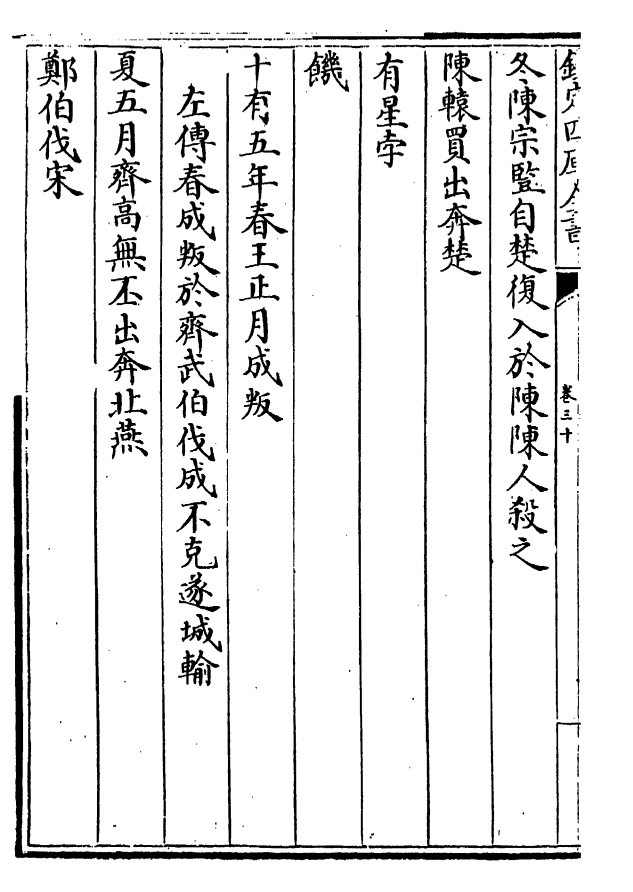
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

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左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於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左傳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左傳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享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

衛公孟彄出奔齊

左傳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刼以登臺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

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

衛侯輒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左傳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

瞞成即還成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左傳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

木其子曰勝在吴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弗從召之使處吴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吴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

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

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

子木即建

十七年春

左傳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

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大亂遂

敗之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使帥師取
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
師滅陳
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
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衛人復
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
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於蒙

十八年春

左傳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十九年春

左傳越人侵楚以誤吴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寛追越師至㝠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敖

二十年

左傳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十一月越圍吴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若使吴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告於吴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

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

左傳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

二十二年夏四月

左傳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

左傳宋景曹卒

夏六月晉荀瑶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壬辰戰於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擒顔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

左傳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晉師乃還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

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

左傳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

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
若見之君將㱾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
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比公孫彌
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公
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
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公與大夫
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

左傳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

師還立悼公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於公宮未有立焉冬十月公游於空澤辛巳卒於連中大尹立啓

奉喪殯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

二十七年春

左傳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知伯
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
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
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
孫有山氏
山氏即陘氏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

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矣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秩之門鄭人俘鄗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定公哀公列國本末

定元年晉以宋仲幾不受功執之此勤王一大事也五年王人始得殺子朝於楚而六年猶有餘黨儋翩者因鄭人作亂天王處於姑猶以避之晉籍秦送王劉單定王室焉哀公十四年為敬王之三十四年而春秋終矣大夫執政已及五世而陪臣起五年季孫意如卒陽虎因季桓子欲去三家七年陽虎將殺季氏於蒲圃林楚於途中篡取以入孟氏陽虎劫公以伐之公斂處父與

戰陽氏敗虎取寳玉大弓以出於是季氏亦知人情之見惡而天道之好還也子路議墮三都十二年墮郈墮費而累世之患稍息至於成之不墮固自有説此魯之家事也當是時晉伯已衰東諸侯惟魯事晉耳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也且二卿如晉獻鄭俘矣齊以我事晉故七年八年國夏伐我者兩而我亦兩次侵齊晉來救魯於是有瓦之會九月亦以晉故侵衛而齊好未聯也十年及齊平至公會齊盟於黄而齊魯好始堅

則吾夫子柄魯作用矣十一年冬及鄭平以釋六年取

匡之怨鄭亦背晉矣十四年公會齊衛於牽謀救范中

行氏也此必非夫子在魯時事史記載此年夫子始行

大司寇攝相事者誤自定十四年至哀七年無歲不伐

邾亡其國執其君已耳我以邾子益來八年夏齊人取

讙及闡我歸邾子冬齊人歸讙及闡晉不足與齊景又

卒魯於是從事於吳先是六年叔還會吳於柤七年公

會吳於鄫已作好吳之計八年吳伐我為邾故也至十

年公會吳伐齊師於鄎十一年齊國書爲鄎故伐我戰
於郊五月公會吳伐齊齊有艾陵之敗十二年魯會吳
又會衛宋以致於吳至十三年有黄池之會而吳與
定元年宋仲幾之執差無過舉四年劉文公合十八國
諸侯會於召陵可以伐楚荀寅求貨勿得乃辭蔡侯又
假羽旄於鄭六年范獻子又以楊楯故執宋行人樂祁
黎諸侯於是叛晉七年齊鄭之盟於鹹齊鄭叛矣齊衛
之盟於沙衛叛矣涉佗盟衛侯捘其手及捥衛侯怒叛

晉遂堅八年士鞅侵鄭遂侵衛是也諸侯惟魯宋尚事晉故齊兩伐魯晉救魯有瓦之會至魯與齊會於夾谷而魯亦不堅事晉矣十四年齊宋會於洮謀救范氏而宋與齊合矣九年秋齊衛次於五氏伐晉夷儀十年春趙鞅帥師圍衛報之十三年春齊衛垂葭之次使師伐晉也於是晉趙鞅荀寅士吉射叛而内難作趙鞅以有援得歸荀范入朝歌以叛此後諸國惟亂臣是助晉亦奔走應之定公末哀公時惟作此一鬬而已十四年魯

會齊衛於牽謀范氏也哀元年秋齊衛伐晉救范氏也二年趙鞅與鄭戰以齊助范氏粟而鄭子姚送之也五年趙鞅伐衛為范氏也先是四年荀寅奔鮮虞六年趙鞅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葢於是荀寅士吉射奔齊而其亂始息七年晉魏曼多侵衛以衛未服故說者為納蒯聵故借名報怨是矣齊悼公雖卒荀范在齊趙鞅安能一日忘之十年帥師侵齊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猶前志也

齊景公老奸多智瞯晉伯衰安處東方召陵之會以劉
文公之命偃蹇不來僅以國夏與會覩惡可知魯亦絶
不相通至七年而乃與鄭伯盟於鹹與衛侯盟於沙蓋
有叛晉之計矣齊惡魯好晉是年秋至明年夏令國夏
兩侵魯西鄙而魯亦兩報之九年與衛侯次五氏伐晉
夷儀當是時晉定昏諸侯二齊故大國也與魯鄰魯欲
立國安疆必自齊始夫子在魯方當嚮用於是十年之
三月乃與齊平遂有夾谷之會歸鄆讙田此後齊魯相

睦者數年至十二年盟於黄而兩國之好益堅此後十三年齊會衛於垂葭十四年齊會魯衛於牽會宋於洮十五年與衛次於渠蒢皆所以謀伐晉而哀元年秋齊侯果與衛侯伐晉無盟主矣二年傳載齊人輸范氏粟則無君臣矣三年齊會國夏圍戚則無父子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五年夏齊侯伐宋惡其四年之執小邾子也九月齊景公卒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立嗣不蚤子弑國危則其遺孽矣讙闡二邑夏取冬歸為邾子故亦

非過舉益自定公十年以來魯不被兵於齊生民不罹
湯火者十五年一平之功不可少也邾子未歸時齊請
師於吳以伐魯已又辭師於吳吳不聽魯遂會吳伐齊
師於鄎於是齊悼公卒師還十一年齊國書伐魯以郎
故戰於郊五月魯會吳伐齊為郊故戰於艾陵齊師大
敗獲國書
定公元年成周之城宋仲幾不受功被執六年樂祁黎
至晉主趙氏且獻楊楯六十范獻子譖而執之十年宋

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也大心辭偽有疾被逐大心遂奔曹於是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怨十年公子地有白馬公朱其尾鬣以與魋地怒奪之地出奔陳於是母弟辰及地黨仲佗石彄俱奔陳復自陳入蕭以叛樂大心從之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公子地亦於此時奔鄭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益欲取地以處公子地等也曹伯陽奉樂大心入蕭以叛哀公三年樂髠帥師伐曹宋公寵任向魋以致五卿作亂不

知自反乃督過於所奔之國六年冬伐曹七年春侵鄭冬圍曹鄭駟弘救曹八年春以曹伯陽歸凡十二年而白馬一案始結九年春鄭武子賸為嬖人許瑕外取邑圍宋雍丘宋皇瑗取鄭師於雍丘以報之足矣而是秋又伐鄭十年夏伐鄭十二年秋向巢伐鄭連年禍結不已何也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於喦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蓋於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宋以嬖人禍鄭鄭亦以嬖人禍宋而皆以自禍嬖人之禍烈矣哉十二年與

魯衛會於鄖者將以好吴也而宋之伯事歇矣

定七年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於是齊人執北宫結以侵衛與衛盟於沙矣八年晉與衛盟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於是衛侯怒叛晉乃堅而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九月魯為晉故亦侵衛冬衛鄭盟於曲濮與後之齊衛鄭會於安甫皆約同叛晉也九年與齊次於五氏伐晉夷儀十年晉趙鞅圍衛報之曹不叛晉衛且伐之故十二年夏十三年夏衛兩有

公孟彄之役十三年春與齊垂葭之會使師伐晉也與齊魯有牽之會亦謀救范氏伐晉也至十四年而內難作衛夫人南子有淫行公孫戌謀去夫人之黨公逐戌與其黨趙陽北宮結而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十五年與齊次于渠蒢左氏以為救宋者非也亦謀晉也哀公元年秋齊衛遂伐晉始伐盟主矣二年衛靈公卒晉趙鞅納蒯聵于戚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以子圍父逆孰甚焉五年趙鞅伐衛七年十三年魏曼多兩侵衛

則蒯聵在戚而晉伐衛以攻輒借義正名以報私怨耳十二年魯會衛侯宋皇瑗于鄖以致于吳則欲列輒而助之皎矣四年許遷于容城畏鄭亟矣六年鄭游遬滅許以許男歸因楚敗也二月魯侵鄭又令季孫仲孫如晉獻鄭俘七年鄭與齊盟于鹹謀叛晉也八年晉士鞅侵鄭是冬與衛盟于曲濮十年冬與齊衛會于安甫至十一年魯及鄭平而始叛晉矣十四年宋公子地等奔鄭不載于經十五年鄭罕達伐宋欲取地以處公子地

等也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而鄭子姚送之故趙鞅有鐵之戰鄭師敗績七年宋皇瑗侵鄭冬以宋圍曹故鄭駟弘救之此或義舉也乃九年鄭武子賸以嬖人許瑕之故外取宋邑至宋取鄭師于雍丘自此至十二年無歲不受宋兵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喦始乃一報之然已疲矣

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四年蔡侯患楚請師于晉晉合諸侯謀伐楚天子之老在焉荀寅求貨勿得乃辭蔡侯已

乃遷怒于沈使蔡伐沈執其君以楚之與國塞責也亦瑣矣楚怒其伐沈又圍蔡蔡侯發憤請師于吳十一月吳為蔡興師柏舉之戰五戰及郢奔昭王鄖鞭平王墓諸侯惕然歸粟于蔡于是蔡人累世之仇洩中國久鬱之氣伸晉為伯主反出吳後寧不愿哉六年鄭間楚敗滅許男歸吳盛而越乘之五年越入吳十四年越敗吳于檇李一伏一起夷夏之勢也楚受吳辱疾首痛心哀公元年楚與陳隨圍蔡蔡昭侯知必不能當楚已遷州

来又欲遷吳四年國人射殺蔡侯十四年楚扶陳滅頓十五年楚滅胡皆以栢舉故也

定公四年吳之入楚也名陳懷公陳以晉辭吳六年吳伐陳修舊怨也楚子救陳九年陳即吳楚伐之十年楚伐陳吳救之十三年夏楚公子申伐陳非以其從吳乎冬盜殺陳夏區夫此必主于從吳而不從楚者也其為蔡駟之盜歟

定三年魯仲孫及邾子盟于拔修邾好也十四年十五

年邾子俱至魯定公薨來奔喪以天子之禮事魯而猶不能免焉自哀元年至定六年伐邾城瑕無歲無之而七年以邾子益來矣六年宋人執小邾子八年吳伐魯以邾人之訴也邾子益齊甥也以魯之執邾子故取魯讙闡以魯之歸邾子故歸魯讙闡邾子亡國之虜巳又奔魯巳又奔齊亦可憐矣方魯歸邾子于邾時傳載邾子又無道吳使太宰囚諸樓臺栫之以棘則邾子為君可知國破身亡豈其自取歟抑左氏見其叛亡加之罪

歸之惡歟

定四年蔡公孫姓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沈不會于召陵晉令也楚人圍蔡蔡侯發憤請師于吳栢舉之戰五戰及郢蔡憤始洩哀元年楚子陳隨許圍蔡報栢舉也二年蔡已遷州来滋欲遷吳國人不欲諸大夫乘國人之怨令公孫翩射殺蔡侯然非蔡侯之罪也故書曰盜殺前後殺公子駟公孫姓公孫霍放公孫獵奔公孫辰非以畏楚則以畏吳也亦可憐矣

定公二年楚人伐吳伍員伯嚭俱謀楚蔡侯以其子乾為質于吳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遂入郢齊晉不能申大義而吳申之雄矣哉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哀元年三月越及吳平哀六年魯叔還會吳于柤七年公會吳于鄫乃八年吳伐魯以邾人訴故則魯兩次會吳者魯方有事于邾乃好吳耳且吳方圖伯魯固欲結吳也十一年魯會吳伐齊有艾陵之戰十二年魯又會吳

于槖臯且又會于鄖致衛宋于吳吳之盛魯地之也十三年吳晉遂有黄池之會魯從事焉是役也吳遂以伯然而於越入吳矣

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

定十八年楚陳滅頓以頓子歸

定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定十五年滕子来會葬哀二年滕子来朝

定六年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哀三年齊衛圍戚求援于

中山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春秋辯義卷三十